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 十五

		三	漢書門
	九	三	
一	二	一	
八	三	一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一〇	三	書	
函	一		
一	二		
五	九	冊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21
冊數		15 (7)
函號		310 116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第十二

隆興府石室沙門

淺草文庫

祖琇撰

唐

貞觀十九年正月丙子法師玄奘歸于京師留

守房玄齡館于弘福寺以表聞帝壬辰葬如東都二月

三上以誠願微淺不蒙諒許無任慕道之至乃輒私行

專擅之罪惟深愧懼帝曰師出家與俗殊隔能委命求

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固不煩為愧但念山川阻遠方

俗異心恠師能達也對曰葬聞乘疾風者造天地而非

遠馭龍舟者涉江海而不難自陛下握輒符清四海德

龍九域仁被八區溥風扇炎景之南聖威震葱嶺之外
以所戎夷君長每見翔雲之鳥自東來者猶疑發於上
國歛衽而敬之况玄奘圓頂方足親蒙化育者耶既賴
天威故得往還無難帝曰此長者之言朕何敢當因廣
問雪嶺以西印度之境玉燭和氣物產風俗八王故迹
七佛遺蹤並博望之所不傳班馬無得而載者奘既親
游其地記憶無違隨問而對皆有條理帝大悅曰師所
經一百餘國可盡掇其山川風俗撰大唐西域記以遺
後來不亦美乎奘奉詔將罷帝謂侍臣曰昔符堅稱道
安爲神器舉國遵敬朕觀法師詞吐溫雅風節貞峻非
徒不愧古人實過之遠甚司徒長孫無忌曰誠如明詔

道安雖高行博識然弘法之功固不如法師躬趨聖域
討論衆妙究探宗極者矣時車駕將問罪高麗聞法師
之還期暫引見及對談論不覺日暮帝曰忽忽言不盡
懷欲共法師東行省方觀俗指揮之暇別更談叙可乎
對曰玄奘遠歸兼有疢疾不堪陪駕帝曰師向能孤游
絕域今此行如跬步耳尚何辭對曰陛下東征六軍奉
衛伐亂誅姦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玄奘亡所裨助
虛負道路之費且兵刃交戰佛制沙門不得觀視惟陛
下矜察帝嘉納而止奘因奏西域所獲梵本經論九六
百五十七部乞就嵩山少林寺爲國宣譯帝曰朕頃爲
穆太后勅弘福寺極爲虛靜可就彼翻譯所須並與玄

齡平章莽因進曰百姓無知見莽遠歸妄有窺看不徒妨廢法務兼慮不測之患願得監門官以防釁隙帝悅曰師此言可謂保身之計當爲處分及罷即別有旨差官監護

二十年七月辛卯法師玄莽表上新譯菩薩藏經六門陀羅尼經顯揚聖教論大乘雜集論九五部五十八卷請帝爲聖教序降手勅曰省書具悉雅意法師夙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度門弘闡大猷蕩除衆罪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况佛道幽微豈能仰讚側請爲序非已所聞莽重表請曰伏奉墨敕猥垂莽諭祇奉綸言精守振越玄莽行業空踈謬叅緇侶

辛屬九瀛存截四海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愚誠纂異懷荒實資朝化所獲經論蒙遣翻譯見成卷軸未有銓序伏惟陛下眷思雲敷天華景爛理苞繫表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玉而騰實切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銓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睟冲邈不蒙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莽聞日月麗天旣分耀於戶牖江河紀地埽流潤於巖崖雲和廣樂不秘響於聳贖金玉竒珍豈韜敎於愚瞽敢緣此理重有千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俱懸然則鷲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鷄園奧典詫英詞而宣

揚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
制許之
是歲法師慧皎卒皎以講業爲時宗匠嘗謂人曰夫講
說要如履劔刃決無他顧乃可自期精到至是忽有青
衣報 帝請講經遂卒俄頃遠近皆聞空中粲然有鼓
吹迎從之聲

二十一年帝得祕讖云唐三世而後女主武王代有天
下遂密召太史令李淳風訪其事對曰臣據術推之其
兆已成今在陛下宮中矣逾三十年當有天下誅唐子
孫殆盡帝曰疑似者殺之何如對曰天命不可易且真
王者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今既在宮已是陛

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心慈雖受終易姓於
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戮之即當復生少壯嚴毒况
又立讎則陛下子孫必無遺類帝善其言而止

二十二年六月帝在玉華宮召法師玄奘見於玉華殿
帝曰朕在京苦暑故就此宮泉石既涼氣力稍佳然憶
法師故茲相屈涉塗當大勞也奘謝曰四海黎庶依陛
下而生聖躬不安則率土煌灼伏聞鑾輿至此御膳順
宜九預含靈孰不舞蹈願陛下永保崇高與天地無極
玄奘庸薄猥蒙齒召銜荷而來不覺爲勞帝以法師德
業冲博儀表絕倫欲令罷道共康庶政因曰昔三五帝
王靡不以六合務廣萬機事殷不能遍理故周憑十亂

舜託五臣翼亮朝猷弼諧邦國彼盛明之右且爾况朕
寡昧而不寄衆哲哉意欲法師脫緇服掛纁衣升鉉路
以陳謀坐槐庭而論道師意何如對曰玄莽微生伏奉
明詔稱三五之君不能獨治寄諸賢哲共而成之此陛
下盛德含光謙讓之詞在理則不爾也何哉使臣能至
治桀紂相靈之君豈無臣耶以此而言不必由也伏惟
陛下聖哲之治一人紀綱萬事咸得其緒况撫運已來
天地休平中外寧晏皆陛下下荒不矜不麗不侈競競
業業雖休勿休居安思危爲善承天之所致也餘何預
焉請粗陳其梗槩陛下經緯八紘驅駕豪傑戡定禍亂
崇闡雍熙聰明文思之德體元合極之姿皆天之所授

無假於人一也敦本弃末崇儒尚德移澆風於季俗反
淳政於上古賦遵薄制刑用輕典九州四海稟識懷生
俱沐恩波咸遂安逸此又聖心自化無假於人二也至
道旁通深仁遠洽東逾日域西邁崑丘南盡炎州北窮
玄塞彫題鼻飲之俗奔服左衽之人靡不候風瞻雨稽
顙屈膝獻琛貢寶充委夷邸此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
三也獫狁爲患其來自久五帝所不止三王莫能制遂
使渭河爲被髮之野鄴鄙爲鳴鏑之場中國陵遲匈奴
得逞弼周已來不能攘弭至漢武窮兵衛霍盡力雖收
枝葉根本猶存自是而後無聞良策陛下御圖一征斯
殄傾巢倒穴無復子遺瀚海燕然之域盡入提封單于

弓騎之人俱充臣妾若言由人則虞舜已來賢輔多矣
何因不獲故知有道斯得無假於人四也高麗小蕃失
禮上國煬帝總天下之師三自征伐攻城無傷半堞掠
卒不獲一入虛喪六軍狼狽而返陛下暫行提數萬騎
摧駐蹕之強陣破遼蓋之堅城振旅凱旋俘馘三十餘
萬用兵御將其道不殊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
無假於人五也天地交泰日月光華和氣氤氳慶雲紛
郁五靈見質一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鷹朱草昭欽雜沓
無量億千不可徧舉皆應德而至無假於人六也明詔
乃欲比喻前王寄功十亂切為陛下不取縱復須才今
亦伊呂多矣玄莽庸陋何足以預之至於守戒緇門闡

揚遺法此其誠願伏乞天慈終而不奪帝大悅曰師所
陳並上玄垂祐及宗廟之靈卿士之力朕安能自致哉
師既欲敷揚妙道亦不固違高志中書令褚遂良曰今
四海廓清九域寧晏皆陛下聖德實如法師之言帝笑
曰不如此珍裘豈一狐之腋大厦必衆林共成何有君
能獨濟法師欲自全雅操故濫相光飾耳因問比譯何
經對曰瑜伽師地論帝曰明何等義對曰此彌勒大士
所造明十七地義曰何謂十七地莽曰六識相應地有
尋有伺地無尋唯伺地無尋無伺地三摩呬多地有心
地無心地聞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聲聞地獨覺
地菩薩地有餘依地無餘依地是為十七及標舉綱目

陳列大義帝深愛焉遣使取論入宮凡一百卷帝自詳覽觀其詞義宏奧非向所聞謂侍臣曰朕觀法師新譯經論猶瞻天瞰海莫極高深項既軍國務殷未暇委尋今而後知宗源杳曠頌儒道九流猶汀澄之方溟渤耳因敕有司揀秘書手寫新譯經論各九部令宜賜九道總管展轉流布冀率土之內同稟未聞之法

司徒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奏曰佛教冲玄天人莫測言本則甚深語門則難入伏惟陛下至道照明輝光昱日澤霑遐界化溢中區擁護五乘建立三寶致法師當叔葉而秀質間千載而挺生陟重險以求經履危塗而訪道見珍異俗具獲真文歸國翻宣若菴摩之始說

精文奧義猶金口之新開皆陛下聖德所感臣等愚瞽預此見聞苦海波瀾舟航有寄况天慈廣遠使布之九州蠢蠢黔黎俱飡妙法臣等億劫忻逢不勝慶幸

二十二年六月帝撰大唐三藏聖教序成御慶福殿百宮陪位宣法師玄奘升殿賜坐勅弘文館學士上官儀以序對群臣宣讀霞煥錦舒極褒揚之美其辭曰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象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况乎佛道冲虛乘幽控寂宏濟萬

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則彌於
宇宙細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萬劫而不古若隱若
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
揖之莫測其源固知蠢蠢九愚區區庸鄙投其盲趣能
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庭而皎夢
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迹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
常現常 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平晦迹歸真遷儀越
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像開圓空端四八之相
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塗遺訓遐宣導群生於十
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 其盲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
紛糾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亦必時

而隆替有玄莽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
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
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
未形超六塵而迥出夙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
以陵遲棲慮玄門慨深文之訛闕思欲分條析理廣被
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游西域乘
危遠邁仗策孤征積雪晨飛塗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
迷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塞暑躡霜露而前
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窮歷異邦
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飡風鹿苑鷲峰瞻竒仰異萃
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蹟妙門精窮奧業一乘

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騰於口海爰
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九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
夏宜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聖教闕而
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軋焰共拔迷途朗愛水
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
唯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滋其華蓮出綠波
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
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
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况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
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軋坤而求
大於是御筆親書綴于新經之首法師奉表謝曰六文

探曠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遠惟義
冊覩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普歸其美恭惟陛下
玉毫隆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廣
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孤精舍盡入提封
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莽徃因振錫聊謁崑崙山經途萬
里怙天威如咫尺匪乘千葉詣雙樹如食頃搜揚三藏
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
馬還獻紫宸尋蒙下詔勅使翻譯玄莽識非龍樹謬忝
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瀉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
多遂荷天威留神製序文超象繫之表理括衆妙之門
忽以微生親聞梵響踊躍歡喜如聞授記無任感荷之

極手勅荅曰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
聞昨製序文深慚鄙拙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
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躬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虛
勞致謝

時皇太子觀聖序遂撰述聖記法師進啓奉謝帝復覽
新譯菩薩藏經愛其辭旨微妙因詔皇太子撰菩薩藏
經後序其辭曰蓋聞羲皇至蹟精粹止於龜文軒右幽
通雅奧窮於鳥篆考丹書而索隱殊昧實際之源徵錄
錯以研幾蓋非常樂之道猶且事光圖史振薰風於八
埏德洽生靈激堯波於萬代伏惟陛下轉輪垂拱而化
漸鷄園勝殿凝流而神交鷲嶺總調御於徽號匪文思

之所窺極般若於綸言豈象繫之能擬由是教覃溟表
咸傳八解之音訓浹寰中皆踐四禪之軌遂使三千世
界盡懷生而可封百億須彌入堤封而作鎮尼蓮德水
邇帝里之滄池舍衛菴園接上林之茂苑難復法性空
寂隨感必通真乘深妙無幽不闡所以大權御極導法
流而靡窮能仁撫運拂劫石而無盡體均相具不可思
議校美前王焉可同年而語矣爰自開闢地限流沙震
旦未融靈文尚隱漢皇精感託夢想於玄宵晉右翹誠
降修多於白馬有同蟲酌豈達四海之涯取譬管窺寧
窮七曜之奧泊乎皇靈遐暢威加鐵圍之表至聖發明
德被金剛之際恒沙國土普襲衣冠開解脫門踐真實

路龍宮梵說之偈畢萃清臺猊吼貝葉之文咸歸冊府
灑茲甘露普潤芽莖乘此惠雲遍霑翾走豈非歸依之
勝業聖政之靈感者乎菩薩藏經者大覺義宗之要旨
也佛修此道已證無生菩薩受持咸登不退六波羅蜜
關鍵所質四無量心根力斯備蓋彼岸之津涉正覺之
梯航者焉貞觀年中身毒歸化越熱坂而頒胡跨懸渡
而輸琛文軌既同道路無壅法師玄奘振錫尋真出自
玉關長驅奈苑於天竺力士生處訪獲此經歸而奏上
降旨翻譯於是畢功余以閑安之暇澄心妙法之寶奉
述天旨微表讚揚式命有司綴于卷末帝自是情信日
篤平章法義不輟於口與法師相得之深無時暫間九
衣服卧具頻詔換易如家人焉

八月丙申賜葬百金磨衲并寶剃刀葬奉表謝略曰忍
辱之服敝合流霞智慧之刀銛逾切玉謹當衣以降煩
惱之魔佩以斷塵勞之網帝自伐遼而還氣力不逮平
昔有憂生之慮既遇法師留神大教稍遂平復因問欲
植法門之益何所宜先葬曰衆生寢惑非慧莫啓慧芽
抽植法爲之資弘法須人即度僧爲最帝悅

九月乙卯詔曰隋季失御天下分崩四海塗炭八埏鼎
沸朕屬當戡亂新履兵鋒亟犯風霜宿于馬上填加藥
餌猶未痊除比日以來方遂平復豈非福善之致即京
城及天下諸州寺各度僧五人

時天下寺三千七百餘
所度僧九一萬七千餘人

十月車駕還京師勅有司於北闕紫微殿西南荆弘法
院留葬居禁中晝則陪御談論夜分就院譯經
十二月皇太子爲文德皇后荆大慈恩寺成詔選京城
宿望五十大德各度侍者六人入居新寺是月丙辰太
子備寶車五十乘迎諸大德并絲亭寶刹數百具奉安
新獲梵夾諸經及瑞像舍利等勅太常九部樂及長安
萬年音樂京城諸寺花幡導引入寺帝御安福門樓執
爐致敬經像過盡始罷皇情大悅

二十三年四月幸翠微宮法師玄奘陪駕每談叙淵奧
帝必攘袂曰與法師相值恨晚耳未盡弘法之意夏五
月不豫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入卧内囑曰

公等忠烈著在朕心昔漢武託霍光劉備囑諸葛亮朕
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必須盡誠輔導求保社稷
無忌等叩頭流涕帝復執太子手曰無忌遂良在國家
事汝無憂矣已已崩于含風殿年五十有三

唐史贊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傳十有
六王而少康有中興之業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
甚盛者號稱三宗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
治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有時闕略然
三代千有七百餘年傳七十餘君其卓然著見於後世
者此六七君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唐有天下傳世二
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

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
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
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爲然春秋
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
莫不嘆息於斯焉

論曰君子謂立言之難其實非難特爲好惡所欺
耳如歐陽文忠公作太宗本紀贊雖筆高語奇傑
出諸史至貶太宗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
類中材庸主所爲而不取予謂文忠責備之深而
爲好惡所欺也方貞觀之世天下昆虫草木咸被
其澤至於日月霜露所至之國皆歎閔而脩職貢

獨高麗莫離支叛逆阻命太宗身任千載道德英
雄之主其肯坐視之留爲子孫憂而不少假經略
乎蓋其威德之盛其勢之必然非好大喜功之謂
也昔黃帝平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高宗伐鬼方
三年而後克太宗舉偏師而陰山平臨駐蹕而高
麗服然黃帝高宗經孔子而未嘗少貶文忠特以
爲太宗之疵庸詎非責備之過歟以太宗盛德大
業如此猶曲貶之將恐後之君子懷免貶之難而
無意於功名也文忠徒欲高尚其事而不知此亦
自蹈好大之失矣至於復立浮圖乃所以和順道
德而齊天地鬼神之心以開濟天下後世之人爲

無窮之益也文忠以爲不當則是太宗暗於取捨
矣使太宗果暗於此則當時房杜王魏之流亦因
循尸祿而暗於取捨者即或曰文忠慕韓愈爲人
故不得不爾嗚呼文忠何忍哉慕人毀佛而兼弃
太宗之道德是不爲好惡所欺耶孔子立名教者
也老氏則非毀之及孔子刪禮則曰吾聞諸老聃
云然孔子亦以人而廢言乎亦若世情之好惡耶
况真佛也者即聖凡本有之體毀之乃所以自毀
之也詎傷於真佛哉嘗聞文忠一昔夢爲勇士數
輩攝至太宗之庭太宗怒而責曰吾文武勲烈如
此不能逃子之貶何也文忠震懼而寤後欲追改

之而業已進書頒行矣遂不克改嘗慨然曰平懷
最難此殆非偶然而云耳
求徽二年九月四祖道信大師示寂師姓司馬世居河
內後徙蘄州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夙習
既紹祖位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末
領衆至吉州值群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師憫之
教誦摩訶般若既而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
曰城中必有異人遂即引去武德中始居破頭山學徒
奔湊嘗一日於黃梅道中逢一小兒骨相秀異師曰汝
何姓荅曰姓即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荅曰是佛性
師曰汝無性耶荅曰性即空故師默識其爲法器令侍

者請其母求之出家母以夙緣故了無難色以至傳衣
付法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信合當生
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嘗游廬山登絕
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
否衆皆默然忍大師曰莫是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
否師曰善貞觀末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歛詔赴京師
師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者曰如
果不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師乃引頸就刃神色怡
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歎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
及是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
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
復閉代宗謚大醫禪師云

年四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第十二

隆興府志卷之十三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第十三

隆興府石室沙門祖琇撰

唐

求徽四年禪師慧寬卒寬生楊氏父為道士號三洞先生姊信相生而知道終日凝然禪寂寬五六歲日與信相譚論俱非世事家世奉道寬獨不喜父詬厲使拜天尊寬不得已跪之鐵像蹶然崩壞舉族驚異因錄每與信相所論言句先是龍懷寺禪師曇相臨終語弟子會曰吾報緣當生廣漢綿竹峰頂楊氏家後七年汝來見吾言訖而逝其後會頗忘之一昔夢相責以負約會驚寤遂造峰頂而扣其扉寬曰扣扉者誰會遽曰弟子會

也寬笑曰何以知吾而稱弟子會曰得師聲猶昔日聲也遂相見其父出所錄每與信相譚論示之蓋大莊嚴等論會即奉寬再歸龍懷寺落髮由是神異日顯俗呼聖和尚其姊信相亦隨出家嘗因淨慧寺異僧入定滿寺紅焰亘然而人未識之信相曰此火聚尊者入火光三昧耳因其寺入水觀一室湛然唯水不見其形異僧欽歎以爲得果時亦號聖尼寬十世爲大僧今十生記存焉累朝賜謚不一

是歲法師玄奘於慈恩寺將建大塔奉安所獲經論梵本以表聞奏敕中書舍人李義府報曰所欲營塔今已處分大內及東宮掖庭等七宮亡人衣物助師營辦於

是法師授以西域制度躬自負土運甃未幾而成其高二百尺即上層建碑刊二聖聖教序而藏之

五年中天竺國摩訶菩提寺遣僧致法師玄奘書并獻方物其辭曰微妙吉祥世尊金剛座側摩訶菩提寺諸多聞衆所共圍繞上座慧天致書摩訶支那國於無量經律論妙盡精微木叉阿遮利耶敬問無量少病少惱我慧天苾芻今造佛大神變讚頌及諸經論比量智等今附苾芻法長將往此無量多聞長老德阿遮利耶智光亦同前致問馬波索迦日授稽首和南今共寄白鬘一雙示不空心路遠莫恠其少願領彼頌經論錄名附來當爲抄送木叉阿遮利耶願知及法長辭還葬荅

長老智光書其略曰往年使還兼正法藏大師無常奉
問摧制不能已已嗚呼苦海舟沉人天眼滅遷奪之痛
何可述歟昔大覺潛輝迦葉紹宗洪業商那遷逝鞠多
闡其嘉猷今法將歸真法師次任其事惟願清辭妙辯
共四海而弘流福智莊嚴與五山而求久玄葬所將經
論已翻瑜伽師地論等大小三十餘部即日大唐天子
聖躬萬福率土安寧以輪王之慈敷法王之化所出經
論並蒙神筆製序令所同抄寫國內流行爰及鄰邦亦
俱遵奉雖居像季之末而教法光榮邕邕穆穆亦不異
室羅筏逝多林之化也伏願照知頃信度河失經一馱
今錄名于後有便請爲附來并有片物供養願垂納受

是歲特旨度沙彌窺基爲大僧入大慈恩寺叅譯經正
義基尉遲敬德猶子也父宗右金吾衛將軍母裴夢掌
月輪吞之而孕誕夕神光盈室甫六歲能著書初法師
葬公於西域得一童子敏悟絕倫因携之詣宗宗呼基
出拜華使誦所著兵書且數千言葬數日童子及基誦
畢葬給之曰此古書耳宗未之信葬令西域童子覆誦
之不差一字宗大怒以基竊古書罔已將殺之葬就丐
出家基曰聽我御輦色晚膳即從出家不然寧伏劍死
不爲餓死葬愛其俊而許之遂從入道每覽疏記過日
成誦義亦頗解善大小乘既叅譯經從葬受瑜伽唯識
宗旨著論九百部時號百本論師然性豪侈每出必治

三車亦號三車法師
六年五月法師玄奘譯因明論沙門神泰等各造義疏
釋之法師栖玄者以其論示尚藥奉御呂才才深藝之
士也頗毀其文作因明注解破義圖輕薄者聽信之秋
七月譯經法師慧立致書左僕射千志寧斥其謬辭曰
聞諸佛之立教文言奧遠旨義幽深等圓穹之寥廓類
滄波之浩漭談真如之性相居十地而尚迷說小草之
因緣處無生而猶昧况有縈纏八邪之網沉淪四倒之
流而欲窺究宗因辨歎其理者無乃惑哉切見大慈恩
寺翻經法師慧基早樹智力夙成行潔瑤璋操逾松杞
遂能躬游聖域詢稟微言擅三藏於曾懷苞四含於掌

握嗣清微於曩哲扇遺範於當今實季俗之舟航信緇
林之龜鑑者也所翻聖教已三百餘軸中有小論題曰
因明詮論難之旨歸序折邪之軌式雖未爲玄門之要
妙亦非造次之所知近聞尚藥呂奉御以常人之資竊
衆師之說造因明圖釋宗因義不能精悟好起異端苟
覓聲譽妄爲穿鑿排衆德之正說任我慢之愾心媒銜
公卿之前器誼閭巷之側不慙顏厚糜勸神勞數易炎
涼心猶未已然奉御於俗事少閑遂謂真宗可了何異
鼯鼠見釜竈之堪陟乃言峴閣之不難蛛螫覩棘林之
易羅遂謂扶桑之可網不量溟分無以異斯况大音希
聲大辯若訥所以淨名契理杜口毗耶尼父德高恂恂

鄉黨未聞誇矜自媒而獲指紳之推抑也立致書其事稍息
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柳宣以其事寢作歸敬書并偈
檄譯經大德求畢其說於是法師明濬荅還述頌并書
極大教尊嚴而訓呂才妄舉柳宣得書即効呂才列奏
其事有旨集公卿學士領才詣慈恩寺見法師受辭悔
謝而退

顯慶元年正月丙寅立代王弘爲皇太子是日於慈恩
寺齋僧五千負勅黃門侍郎薛元超主其事因問法師
玄奘前代翻經之式對曰漢魏既遠未可詳論晉宋已
來翻經皆有監閱詳緝之官故符堅時曇摩難提譯經

黃門趙整執筆姚興時羅什譯經典及姚嵩執筆後魏
菩提流支譯經侍中崔光筆授以至梁陳周隋之代並
亦如之貞觀初年波頗那羅譯經先帝勅趙郡王孝恭
詹事杜正倫監護今特闕如又大慈恩寺壯麗輪奐今
古罕傳尚未建碑貧道懷此二事願聞之於上也元超
奏其語制可

是月壬申朝會中書令崔敦禮宣勅曰大慈恩寺法師
玄奘新翻經論文義須精宜令左僕射千志寧吏部尚
書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
李義府杜正倫時爲看閱或不穩處隨事潤色朝罷遣
內給事王君德報法師曰衆須友人助翻經已爲處分

于志寧等其慈恩寺碑朕望自作不知師意如何且令
相報葬奉旨即率衆詣闕抗表陳請未幾高宗親製大
慈恩寺碑文成遣長孫無忌遍示群公其辭曰蓋聞乾
坤締構之初品物權輿之始莫不載形厚土籍覆穹蒼
然則二曜耀天靡測盈虛之像四溟紀地豈究波瀾之
極况乎法門震寂出生不滅之前聖教牢籠示有無形
之外故以道光塵劫化洽生靈緬惟王宮發迹蓮披起
步之華神沼騰光樹曲高堤之榦演德音於鹿苑會多
士於龍宮福已罪之群生興將滅之人代能使下愚抱
道骨碎寒林之野上哲欽風身沒雪山之偈絲流法雨
清火宅以辭炎輪昇慧日皎重冥而歸晝朕逖覽綱史

詳觀道義福求劫者其唯釋教歟文德皇太后憑柯瓊
樹疏派泉源德照塗山道光媯汭流芬彤管歆懿則於
八絃垂訓紫宮扇徽猷於萬古遽而乾精掩月永戢貞
輝坤維絕細長淪茂疏撫奩鏡而增感望陟岵以何追
仲由興歎於千鍾虞丘致哀於三失朕之罔極實有切
於終身故載懷興緝荆斯金地却背分郊點千莊之樹
錦前臨終嶽吐百仞之峰蓮左面八川皎池光而分鏡
右鄰九達飛羽蓋以連雲抑天府之奧區信上京之勝
地迹其彫軒架迥綺閣凌虛丹空曉烏煥日宮之泛麗
素夫初兔鑿月殿而澄輝薰徑秋蘭踈亭佩紫芳巖冬
桂蜜戶叢丹燈皎繁花焰轉心中之鶴幡標迥刹絲繁

天外之虹飛陞參差含文露而栖玉輕簾舒卷網靨面
而編珠霞班低岫之紅池漠泛煙之翠鳴珮與宵鍾合
韻和風共晨梵分音豈真香積天宮遠慚輪奐閭風仙
闕遙愧彫華而已哉有玄莽法師者實真如之冠冕也
器宇凝邃若清風之肅長松繹思繁蔚如綺霞之輝迥
漢騰今照古之智挺自生知蘊寂懷真之誠發乎齟齬
孤標一代邁生遠以照前迥秀千齡架澄什而光後以
爲淳風替古澆俗移今悲巨夜之長昏痛微言之永翳
遂投迹異域廣飡祕教乘杯雲漢之外振錫煙霞之表
滔天巨海漫驚浪而羈游亘地嚴霜犯悽氣而獨逝乎
郊散叙衣單雪嶺之風曠野低輪肌弊流沙之日遐征

月路影對宵而暫雙遠邁危峰形臨朝而求隻思妙
境探蹟至真心罄玄津研幾秘術通昔賢之所不達悟
先典之所未聞遂得金牒東流續將絕之教寶偈西徙
補已闕之文時瞻靈基栖心此地弘宣與旨葉重翠於
祇林遠闢幽關波再清於定水朕之虔心八正肅志雙
林冀延景福式資冥助奉願皇太后逍遙六度神游丹
闕之前偃息四洲魂昇紫極之境悲夫玉燭易往促四
序於炎涼金箭難留馳六龍於晷漏恐波遷樹在移溟
海於桑田地是勢非淪高岸而爲幽谷於是敬刻貞石
式旌真境銘不錄

三月庚申百僚奉表羨揚聖製別詔禮部尚書許敬宗

送碑文示法師玄葬甲子葬率徒詣闕奉表謝曰造化之功既播物而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而見情然則畫卦垂文空談形於器宇設文分象實未越於寰域羲皇之德尚見稱於前古姬后之風亦獨高於後代豈若開物成務闡八正以摛章詮道立言證三明而導俗理窮天地之表情該日月之外校其優劣斯爲盛矣共惟陛下金輪在運玉曆乘時化洽四洲仁覃九有道苞前聖功茂乃神縱多能於生知資率由於天至始悲奩鏡即荆招提俄樹勝幢乃敷文律若乃天華歎發蒼藻波騰吞筆海而孕龍宮掩詞林而包鶴樹內該八藏外覈六經奧而能典宏而且密使祇園遺迹託寶思而彌高柰苑餘芳假瓊章而不朽豈直抑揚夢境昭晰迷途諒以鎔範四天牢籠三界者矣葬以其文宜得聖筆自寫因抗表勸請制不許再表遂許之

四月八日葬率京城僧尼備幢幡寶輦香花梵儀扣芳林門迎御製碑勅太常九部樂并長安萬年二縣樂戲及戚里侯王耆耄送之是日以雨不克十四日遂迎之舊史本紀云帝御安福門樓觀法師玄葬迎御製大慈恩寺碑導從以天竺法儀其徒甚盛帝望之大悅五月法師玄葬寢疾勅尚藥奉御蔣孝章針醫上宮琮專視病又遣北門使者伺氣候迺報消息葬因陳先朝以釋氏名位次道流之下先帝晚年許爲改正又求徽

初勅僧居罪犯情難知者同俗法推鞠葬慮疾病委頓
求隔天顏附內使以聞即日勅使報曰所陳但佛道名
位先朝處分事須平章其同俗勅即爲除落師宜安意
將息葬疾尋愈會天右難月命八宮祈福及分難神光
滿宮自庭燭天因號佛光王即中宗也初帝嘗謂葬曰若生
男子耶聽出家至是葬奉表請許佛光王出家紹隆三
寶制可

二年夏四月追僧道各二十七人入宮論議道士李榮以
本際立義法師義褒徵曰既標本際爲道本於際耶際
本於道耶榮曰于得褒曰若道本於際際爲道本則亦
可際本於道道爲際源榮曰亦通耳褒曰若本際與道

于得相返則亦可自然與道于相法也榮曰道法自然
自然不法道褒曰若爾則道本於際本際不本於道矣
榮意前言之失不復主義以他語嘲褒褒正色曰對萬
乘之前立論申明邪正以簡帝心豈以他辭塵瀆天聽
榮慚服帝嘉之令引榮退席揖黃牘對褒談論極莫而
罷

是歲法師玄葬抗表辭入嵩山少林寺專意譯經降御
札報曰省表知欲晦迹嚴泉追遙遠而架往託慮神寂
軌澄什以標今仰揖風規是所欽尚朕業空學寡靡究
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
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翳豈識浪之能驚

道德可居何必太華豐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
戰來言勿復重請則市朝大隱不獨貴於前賢見聞弘
益更可珍於即代葬進啓奉謝略曰昔季重蒙魏君之
禮唯叙睽離惠遠辱晉后之書才令給米未覩辭兼空
寂可舍之旨誨示大隱市朝之情故知人主之懷窮真
俗綜有該無超羲軒而更高駕曹馬而逾遠者矣時
葬公道震天下謀欲禁止舊經唯弘新典有禪師法冲
者善楞伽宗旨雅爲房梁公所重因見葬而諫之曰聞
君將廢罷舊經不許弘宣此未可也法師頃依舊經入
道今若弃舊崇新則法師亦當返初復依新經出家可
乎葬悟而止

四年帝在合璧宮追僧道論義法師會隱立五蘊義法
師神泰立九斷知義道士李榮黃壽不知名義茫如夢
海雖事往返而牢落無歸遂敕道士立義於是李榮立
道生萬物義法師慧立問曰先生立道生萬物未審此
道是有知耶是無知榮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既爲
天地之法豈曰無知立曰必若有知則合唯生於善何
故亦生於惡既善惡昇沈叢雜混生則無知矣請試劇
陳之如上古未開闢時何不早生今日聖明子育黔黎
與之榮樂乃先誕共工蚩尤桀紂幽厲之徒而殘賊斯
民耶人臣之中何不唯生稷契夔龍之輩而使飛廉惡
來靳尚新莽之儔諛諂其君致邦國傾亂耶羽族之中

何不唯生鸞鳳嘉禽而更生梟鏡惡鳥乎毛群之中何
不唯生麒麟驊騮復生豺狼豪蝟乎以至草木等類美
惡不同既混糅俱生不別善惡則道無知不能生物云
何得稱天地取法而生萬物平據佛世尊窮理盡性之
教則天地萬物是業衆生以業力故所感不同以善業
勝者則琉璃爲地黃金爲道瓊樹蔭陌玉葉垂亭甘露
充飡綺衣爲座惡業多者沙壤爲地瓦礫爲衢裨飯充
飢麻衣蔽體泥行兩宿霜積暑耕皆自業所感無人使
之吾子心迷不識妄言道生一何可憫榮愕然不知所
對慧立乘機拂弄榮亦杜默遂赦然下座揖黃壽前席
立老子名義法師會隱以老子國家先宗既難其名恐

有觸犯即奏曰黃壽身預黃冠不知諱忌城狐社鼠猶
事依憑國家遠承龍德之後陛下老氏子孫豈有對人
子孫而公談祖諱至如五千言中大有好義壽不能標
列而說聖人之名計罪論刑死有餘及帝肯首曰固當
別立義壽既遭沮挫慚汗失圖雖事言對而次序乖越
及罷帝曰朕觀二家之論宗旨竟未分明法師慧立驟
對曰二家之論宗旨未明實如明詔何則衆僧立義道
士不識其源既耻無辭遂鑿關謾語至如會隱立五蘊
義黃頤以蔭名來難且蔭以覆蓋爲宗蘊以積聚爲義
如色有十一聚在色名之下識有八種積在一名之中
舉統以收稱爲蘊義若以蔭名見難義理全乖又神泰

立九断知義道士生來未聞此名論座雖登不知發問之處無以遮慚遂浪作餘語由是宗旨不明浼瀆天聽適在道士然佛法大宗因緣爲最故云未嘗有一法不從因緣生且如目見殿柱須具五緣一識心不亂二眼根不壞三籍以光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障必具此緣方得見柱若曦光已沒龍燭未明縱有朱楹何由可見又如嘉穀陽和之月假水土人工則能萌芽夏盛甕中冬藏地陷緣不具故畢竟不生而人亦然內則業感爲因外則父母爲緣身方得生父母乖違終無生理乃至羽毛萬景悉亦如之故經云深入緣起断諸邪見由佛智慧窮法實相是稱無上正覺爲人天師外道之輩

則不如是或計諸法自然即同此方莊老或言無因或云宿作並是邪宗不明法本又對御說依他遍計圓成三姓之義及辭出宮少選敕內給事王君德傳宣曰師等因緣義甚好何不早論詣道士李榮等傳勅曰何不學佛經於是榮等羞縮爲之氣塞

麟德元年二月法師玄奘寢疾命弟子大乘光錄所譯經論九一千三百三十有五卷造彌勒像十俱脰及疾革口誦色蘊不可得受想行識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至意識界不可得無明不可得乃至菩提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復令左右同聲三唱南謨慈氏如來應正等覺願與舍識速奉慈顏南無慈氏如來所居內院願

捨壽已必生其中遂右脇安卧而逝春秋六十有三是夕白虹四道自北亘南貫井宿直慈恩寺塔訃聞于朝帝哭之甚哀顧左右曰朕失國寶矣輟朝三日自終及葬五降御札哀錄遺典勤卹喪事俄異僧奉旃檀末香至請依天竺法用塗法師之體大乘光等以掩龕日久不欲開其僧曰別奉進旨儻見拒即具奏遂啓龕而顏色如生香氣馥郁其僧塗畢恍然不見識者以爲堯率內院人也夏四月勅準佛世尊故事斂以金棺銀槨塔于滙東門弟子神泰栖玄會隱慧立明濬義褒大乘光等皆法門之龍象焉

論曰自大教東流沙門行侔先聖則有遠公妙盡

法源則有羅什道德尊重爲帝王師則婁約法上諸公然皆未遇盛明之主獨莽出貞觀至治之世道契太宗中興佛法迹其翻宣至教功比羅什風規峻美庶幾遠公道振一時尊逾約上自古功德兼隆由勝蘭已來未之有也使夫大教巍巍後世得以安其成式嗚呼可謂既聖矣

軋封二年八月南山律師道宣卒有詔追悼仍敕天下寺並宜圖形塑像以爲標範宣姓錢氏父吏部尚書申母夢月輪貫懷而孕既而又夢梵僧語之曰所孕者祐律師也願自愛及宣年壯而退然無經世意母憶所夢聽出家性與道合所至必感神物翊衛供奉天饌有雲

室山人嘗訪宣見左右皆天童給侍莫年以戒壇未合律躬負土準律新之壇成日有異比丘至禮壇曰佛滅已來像法住世中興毗尼賴師一人而已復有厖眉皓首尊者降壇與宣論道久之而去弟子躡迹追之不知所往時以爲賓頭盧也又嘗中夜行道臨砌蹶且仆有少年介冑擁持之因問汝謂誰而見德如此曰弟子博义天王子張瓊也以師戒德高妙故來給衛耳宣遂廣問如來世尊在世及滅度時事瓊一一爲宣言之及別授宣佛牙并寶掌二物表信而隱又常感異人徵難律相輕重亦授以祇栢圖及付囑儀十卷皆世所未有者故南山律疏妙盡隨相之義以其通神明而然也既歿

弟子文綱弘其教天下宗師之目爲行事防非止惡宗謂之南山教 律師嘗問天神觀音大士緣起天神對曰往昔過去劫有王曰莊嚴夫人曰寶應生三女長曰妙顏仲曰妙音季曰妙善妙善始孕夫人夢吞月及誕之夕大地震動異香天花遍及內外國人駭異既生不浴而鮮潔梵相端嚴五色雲覆其身國人曰聖人出世之徵也父母雖奇之然心邪遂惡菩薩長成自然慈婉衣服華鮮日中一食宮中號曰佛心娘子宮娥沐化成遷善離欲王稍憎之將欲擇配妙善廉知曰富貴不長有榮花如泡幻錐陵以賤役絕無悔心王同夫人召而誘之則曰若免三患當從嚴命王曰何謂三患妙善曰

一者世人少時面如珂月及老髮白面皺行住坐卧百
不如少二者肢體康強步武若飛忽一病至卧于床枕
無一可喜三者姻戚集會骨肉滿前一旦無常父子雖
親豈能相代三患若免從婿可得若未能者不如出家
務道了達本心諸患自滅王怒責令治園裁損飲膳二
怖亦私往奪其志妙善固守不回夫人親諭之妙善曰
一切世間恩愛纏縛無有出期骨肉會合當必離散願
毋自寬幸有二姊虞侍無以妙善為意也夫人及姊因
奏王捨之出家王怒召諸尼誡之必欲苦楚令退志尼
等恐懼以麤務柴水杵曰園蔬任之感園蔬冬茂厨側
湧泉久而妙善無退意王聞有泉蔬之異大怒遣武士

取首并殺尼眾使者將至忽靈霧如山咫尺莫辨及霽
獨失妙善所在為神捧至他巖卜居神曰地薄不任九
三選而後得令香山妙善居之木食澗飲久之王得迦
摩羅疾徧身腐爛寢食輟然國醫皆莫能差將殂有僧
言善療然須無嗔人手目王甚難之僧曰王境內西南
香山有菩薩修行王若遣使求之二物必得王不獲已
命內侍往道其意妙善曰我父不敬三寶毀滅正教誅
無罪之尼此招報也即忻然剗目斷臂授使者復告以
勸王改往趣善無惑邪法及奉二物僧以成藥王餌之
立効厚謝醫僧僧曰謝我何為當謝施手目者僧忽不
見王驚神助遂命駕同夫人二女入山謝菩薩相見未

語夫人識之乃妙善也不覺哽噎涕淚妙善曰夫人憶
妙善否我念父王之恩報以手目王及夫人聞語抱持
哭之慟夫人欲以舌舐其目未及之間忽然祥雲周覆
天樂發聲動地雨花乃現千手千眼聖像當空堂堂從
者萬數慶悲之聲震響山谷須臾菩薩還復本身儼然
而逝王及夫人二姉閣維收舍利即山建塔宜又問菩
薩處處化身豈應獨在香山耶神曰今震旦境內隴香
山最殊勝山在嵩嶽之南二百里今汝州香山是也天
神又爲宜說阿育王佛舍利塔在震旦塔中者十有力
處後皆顯驗云

論曰南山宣公蓋梁祐律師之後身也以持律聲

震五天致果位聖人數數爲宣降現平章法義以
至天厨奉供天童給侍 本朝祥符間猶有梵僧
遠來禮宣塔者自非古佛法道爲之昇濟神明曷
能若是乎至於天神談舍利靈塔所在及觀音大
士緣起之迹然無盡世界普門示現烏可旣言哉
妙善特無刹塵數中之一耳菩薩萬行報得之身
應緣而現初非男女定相如首楞嚴所謂從聞思
修入三摩地者諒爲大士根本緣起也歟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第十三

